

阿
基
諾
夫
人



版
社

Philippine President Corazon Aquino

女名人丛书之三

阿 基 诺 夫 人

陈 岳 吴秀慧编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俭

阿基诺夫人

陈 岳 吴秀慧编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插页4 100,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书号：11054·010 定价：1.35元
ISBN 7-80016-033-5/II·6



在美国纽约圣文森特山学院读书时的科拉松·阿基诺。



科拉松·阿基诺在纪念结婚 25 周年时同丈夫阿基诺在一起。



阿基诺夫人
和劳雷尔宣布参
加竞选。



阿基诺夫人
和劳雷尔在竞选
中。

阿基诺

夫人宣誓就任总统。



阿基诺

夫人在发表新宪法演说时向群众挥手。





阿基诺夫人和实业界妇女在一起。



前　　言

众所周知，1986年的世界特大新闻是菲律宾发生了“二月革命”，统治菲律宾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被赶下台；知名度不高的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取而代之。她成为菲律宾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也是当今几位掌有实权的国家女首脑之一。

从此之后，科拉松这个名字经常在世界性大报的头版出现，她的言行备受关注。舆论界普遍认为她是世界政坛的一颗新星，而其升起又与众不同。到了1986年底，风行全球的美国《时代》周刊把她选为“1986年度风云人物”，欧美亚洲其它报刊也纷纷评选她为“世界最杰出妇女”，沙特阿拉伯向来是不轻易颂扬一位女性的，其报刊也破例推选她为“1986年的伟大人物”。

科拉松何以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呢？人们原以为她是一个家庭主妇，顶多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科拉松在最初参政时也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她会成为总统。

“时势造英雄”，的确就是这样。她的丈夫被马科斯一伙枪杀了，她继承丈夫的遗志，举起反马科斯的大旗，为恢复菲律宾的自由民主而斗争，她不畏艰难险阻，锐不可当，结果是得道多助，越来越为人民所喜爱和支持，她成了民主的先驱、和平的化身、菲律宾再生的希望。她的丈夫阿基诺曾

经说过：反动派如果把他杀死，将使他成为一个英雄。阿基诺没有想到，反动派不只使他成了英雄，而且使他的夫人也成了英雄。

但是，时势并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发展也不一样。本书正是要说明阿基诺夫人之所以能有今天，其个人因素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她的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社会经历、社会关系，她的思想作风、气质和情操都影响和决定着她的成败。她实际上是一个温婉的强者。

一年多来，菲律宾政局波涛起伏，瞬息万变，各种人物都已登台亮相，为说明一些情况，我们在介绍科拉松的同时，不得不涉及这许多人，并加以评介。也许，科拉松在他们的衬托下，更显得有光彩，但读者的感觉到底如何，还得由读者来定夺。

由于编写的时间比较短促，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衷心欢迎大家指正。

作 者

1987年6月

目 录

一、许寰哥第四代.....	(1)
二、导师、伴侣、战友.....	(9)
三、“少年大卫”	(24)
四、几位智囊人物.....	(40)
五、出色的成就：民族和解.....	(47)
六、艰难的起步：复苏经济.....	(57)
七、恢复民主：制宪和两院选举.....	(65)
八、风波并未平息.....	(82)
九、自尊自信办外交.....	(93)
十、重视菲中友好关系.....	(106)
十一、“第一家庭”	(112)
十二、“我又是科拉松”	(120)
附录一：科拉松就任总统的第一号公告.....	(126)
附录二：科拉松就职演说全文.....	(127)

一、许寰哥第四代

1987年3月，菲律宾最大的华人团体——菲华总商会召开第16次大会，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亲自与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一开头就说，到马尼拉这个华人区来，她真有回到老家的亲切之感。她还说，在座的许多人也许只知道，她的曾祖父从福建到菲律宾后是在打拉省发家的，而并不知道她的曾祖父到菲后最早的落脚点正是马尼拉这一华人区——岷伦洛。她还说：“我是许寰哥的第四代”。

的确，她是许寰哥的第四代。她的曾祖父许尚志又名许玉寰，是福建省同安县角尾镇鸿渐村人（现属龙海县）。1861年，正是满清咸丰年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火烧了圆明园，中国愈益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奴役。当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下，贫困日甚一日。许尚志，也象当时福建、广东的许许多多青年农民一样，为了求生，冒着风险飘洋过海。他们乘着小小的木船，驶向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下的菲律宾。他起初在马尼拉住下，后来搬到布拉干省马洛洛斯镇，在那里住了25年，经营建筑承包和小种植园。

布拉干是菲语，意即棉花，该省以盛产棉花著称。马洛洛斯在菲律宾名气很大，它的巴拉索阿因教堂曾是菲律宾革命国会旧址。1899年2月菲律宾第一部宪法就是在马洛洛斯由革命国会通过的。该宪法于是被命名为马洛洛斯宪法。这

部宪法有其独特的革命意义，它是菲律宾民族自立能力的见证，也是菲律宾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象征。

许尚志最后定居打拉省帕尼基市，该市至今保存着许尚志的纪念碑和半身塑像。碑文写道：“同邑（安）鸿渐，皇清置考十九世尚志许公封碑”。

打拉省位于中吕宋，在马尼拉以北，以产甘蔗闻名。它又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896年，各省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打拉省是最先举起义旗的八个省份之一。1898年菲律宾革命将领弗朗西斯科·马卡布洛斯 (Francisco Makabulos) 曾在打拉省建立革命政府。翌年，革命军领袖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 (Emilio Aguinaldo) 执政，把革命军总部设在打拉省帕尼基市。菲著名民族英雄安东尼奥·卢纳 (Antonio Luna) 率领的革命军也把总部设在那里。

许尚志在打拉省经营建筑业，后来又种甘蔗，经营糖业、碾米业，逐渐成为当地的富户。他娶一位菲律宾姑娘为妻，入乡随俗信了天主教，还取了一个教名“何塞”。那个时候，侨居菲律宾的华人教徒，也受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姓名排列习惯的影响，往往也连名带姓，排在教名之后，许尚志也就成了何塞·许尚志。他生有许寰等四个儿女，许寰是长子，他正是科拉松的祖父。华侨尊称许寰为哥，约定俗成，后来“许寰哥”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

科拉松的祖父死得早，曾祖父许尚志留下的家业是由不出嫁的长女（科拉松的姑婆）伊丝拉·许寰哥以及科拉松的祖母特克拉·奇奇奥戈·许寰哥继承经营的。这两位妇女很能干、很勤劳，善于治家理财，不但能守业，而且还能发展。1928年她们投资建立一座名叫帕尼基的炼糖厂，还买了

大片甘蔗园，雇用了大批种甘蔗和炼糖工人，而且还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来看守产业。

科拉松的父亲何塞·许寰哥二世（1896—1976）是马尼拉亚典尼奥大学毕业生，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菲律宾大学学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担任过远东大学董事长、打拉省财政复兴合作委员会委员。他还创办商业银行并担任行长，在自由保险公司也有不少股份，当过该公司的董事长。但他最主要的事业还是种植业。因为他是长子，得以继承祖业，成了打拉省的稻米和甘蔗大王，后来又拥有面积6400公顷的“阿辛尔达”。这个字是西班牙语，意即大庄园，说起“阿辛尔达”，打拉省的人恐怕都知道这是许寰哥家族的露西塔庄园。它原是西班牙殖民者的产业，1957年才从塔巴卡雷拉财团（著名的雪茄烟制造商）转到许寰哥家族手中。它离马尼拉约100公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甘蔗种植园，又很象中世纪时领主聚居的城堡，里面有一座座别墅式住房，错落有致，平坦的草坪长年碧绿，亭亭玉立的椰子树婀娜多姿，枝茂叶盛的洋槐树影婆娑。庄园里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供家人做礼拜，还有一座洁白漂亮、可容100人的小宾馆，在喜庆或其他大典时招待客人住宿。庄园里还有一个大喷水池，水柱射向天空，老远都能看到，各种颜色的鲜花更是争妍斗丽，还有高尔夫球场和小型飞机场，真是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庄园雇有3000名农业工人，农忙季节还要增雇3000名临时工。据说为这个庄园里居住的主人服务的各式各样职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2.4万人，他们分别居住在庄园周围的小村里，每一村落约有3000人，村里有商店、小学校，当然少不了教堂。

科拉松的母亲名叫德梅特里亚·苏木隆(Demetria Sumulong)，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是著名参议员胡安·苏木隆(Juan Sumulong)，1935年曾竞选副总统，未成功。她的两个弟弟(科拉松的舅父)在政治上都很活跃。洛伦索·苏木隆(Lorenzo Sumulong)1946年开始从政，当过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经常参加联合国大会和一些国际会议。1960年正是他同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联大展开辩论(关于寻求解决结束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问题)，导致赫鲁晓夫激动之余脱下一只鞋猛敲桌子，一时成为天下笑谈。还有弗朗西斯科·苏木隆(Francisco Sumulong)，律师出身，1957年从政，当过几届国会议员，1984年又当选为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属反对马科斯的反对派阵营。在1987年5月选举中又当选众议员，并积极争取成为众议长。苏木隆家族在黎刹省很有势力，科拉松的母亲在这种政治世家生活中生活，也形成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凡事都要斗一斗。科拉松自称“在平常情况下，我是和平的，但若是受到威胁，我就会奋起反抗”。科拉松认为这可能就是受了母亲“好斗”性格的影响。科拉松这位母亲虽然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丈夫、儿子搞政治，总是全力支持，乐于为他们花钱出力。老太太现已去世，她活了80多岁。她虽然一生富足，却不肯闲着，常常亲自整理房间，擦地板扫地，做饭烧菜，非常勤俭，并且要求子女也要这样。科拉松生活比较简朴，不乱花钱，没有阔小姐的派头和恶习，大概正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科拉松兄弟姐妹一共六人，她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一弟。

科拉松的哥哥佩德罗(Pedro)爱称“佩特”(Pete)，

获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曾任国会议员，兼管房地产。其妻萨里·卡乔 (Sari Cacho) 是中央银行行长何塞·费尔南德斯夫人的表妹。

科拉松的大姐何塞·菲茵 (Jozephine)，素以才貌双全著称。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毕业生。现任菲律宾远东大学校长。大姐夫尼卡诺尔·雷耶斯 (Nicanor Reyes) 爱称“诺琳” (Noring)，二次大战期间是美国驻非洲和欧洲B—17轰炸机尾翼射炮手。他在一次战斗中，由于飞机被德军击落而成为战俘，1945年被苏联释放。后来，他担任过打拉省发展公司董事和其父创建的远东大学校长，已故。

科拉松的二姐特雷西塔·许襄哥 (Teresita Cojuangco) 爱称“特西” (Tessie)，与科拉松同在美国圣文森特山学院学习，获文学士学位，二姐夫里卡多·卢豹 (Ricardo Lopa) 是著名菲籍华人车商，曾获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他是阿基诺的主要谋士，后成为科拉松竞选总统的高级顾问之一。

科拉松的小妹玛丽亚·帕西塔·许襄哥 (Maria Pacita Cojuangco) 爱称“帕塞” (Passy)，嫁给埃内斯托·特奥帕科 (Ernesto Teopaco)。他是一位运动员和企业家。他的家庭过去是打拉省富户之一，现在已经衰落。他帮着经营家族企业在马尼拉的公司，与科拉松的小弟小何塞关系密切。

科拉松的弟弟小何塞·许襄哥 (Jose Cojuangco Jr) 爱称“彬彬” (Peping)，他是科拉松最主要的政治顾问和得力助手。在谈到科拉松的智囊团时再详细介绍。

科拉松是1933年1月25日在马尼拉出生的，闺名科拉

松·许寰哥 (Corazon Cojuangco) , 爱称“科丽” (Cory) , 婚后加上夫姓阿基诺，全名变成 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因为许寰哥在福建话里的发音是 “Cojuangco”，许多华文报纸按谐音译成华文又变成 “科胡昂科”。有趣的是“科拉松”实际上是西班牙文，意即“心”。大概因为许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讲究宗教的“爱心”，所以把女儿命名为“心”，希望她有一颗爱祖国、爱人类的伟大爱心吧。总之，她的全名是西班牙语、华语、菲语的混合，这表现了她的血统、文化教养、社会背景的渊源。

科拉松可以算是“嘴里含着金匙子降生”的幸运儿，家庭富有和睦，父母宠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真是应有尽有，不知人间还有痛苦艰辛事！

但是，处于菲律宾这块殖民地，当她逐渐长大时，就开始感到不是一切都完满无缺。1942年，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马尼拉，那时候，她虽然还是个小学生，却已目睹日军的残暴，对帝国主义产生朦朦胧胧的反感。老师命令她向日军献花，她大不愿意；学校要她学日语，她对此不热情。幸而这段时间不长，到1945年日军就投降撤走了。1946年她13岁时，被家里送到美国读书，开始了新的生活。

许多人认为科拉松是富家小姐出身，一向不问政治，一下子当上总统，简直是一步登天，不可思议！其实，她的父亲、母亲都有从政的传统。她的祖父当过国会议员，父亲也两度当选国会议员。她的外祖父、舅父、叔父、堂弟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马科斯的大买办和亲信，二月革命后，随马科斯逃亡美国。科拉松的家族在打拉省有权有势，许多亲戚在该省当官。即使在少年时代，她耳濡目染，对政治并非一无所知。

当《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她过去经历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和事时，她说：我的父母对我有巨大影响。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要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要我们尊重长者。她认为自己沉着冷静的性格的形成来源于父亲。她说：他为人平和，我想不起他什么时候发过脾气。事实上，在我整个童年时期，他只训斥过我一次。她说：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庭是和睦的。

科拉松到美国后，先后在费城的拉文山学院和纽约圣母学院就读。1949—1953年在纽约圣文森特山学院主修法语和数学。这所学院是法国天主教会于1847年创办的，只收女生。科拉松在那里学会法语，锻炼了思维能力，这对她执政后从事外交活动和考虑错综复杂的问题很有帮助。1986年她接见法国记者时，说的一口地道法语使对方赞叹不已。她讲演时条理分明，思路清晰，不能说与大学四年的“数学”学习无关。

作为一名大学生，科拉松是勤奋用功的。但当时她似乎没有更多的追求，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恐怕她也不太清楚。她的生活象普通的女大学生一样，上课时上课，课余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有时打打排球，据说球技还挺不错。现任圣文森特山学院院长多丽丝·史密斯是她当年的同学。据多丽丝说，科拉松给她留下很美好的印象。科拉松在校时，是一个“既文静、稳重又勤奋好学的姑娘”，“不论念书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但科拉松当时“没有政治意向”。与她同住一个公寓，曾经是她的妯娌的波夫西·阿基诺（她与阿加皮托·阿基诺已离婚）则回忆说：科拉松非常腼腆可爱，还有点书生气，是一个非常懂情理、规规矩矩的传统式的菲律宾少女。的确，从她当时和同学们合影的照片中，我